

[如烟往事]

我的老师

■ 陈海燕

郑可雄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记得小学五年级开学时,听同学议论说我们班从别的学校调来一位老师任学校的副校长兼我们的语文老师。

第一次见到郑老师时,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快五十岁了,中等身材、略瘦,但是眼角和面部表情却给人一种和蔼慈祥的感觉。上第一节课,他就让我们写作文《记一件难忘的事》,当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写作文,但是却很有兴趣,就没头没尾的写了几句话,我写:星期六,我和哥哥去捡番薯苗,星期天挑到那大卖,得了两块钱,我很高兴。没想到我写的这几句话郑老师却把它当范文在班上念并做讲解,他说这就是作文,说我能把生活中印象较深的事写出来就是写作文一个好的开端。过后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指导我改写作文,他提示我,为什么要拣番薯苗,当时是什么时间,天气怎么样,还有什么人,第二天是怎样把番薯苗运到那大的,是用肩挑还是用单车载,当时的情景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按照老师的指导,把原来写的那几句话一遍一遍的修改,改了五遍后,终于写成了一篇有三百多字的作文。还在学习园地上贴出来让同学们学习。我大受鼓舞,从那时起,我就着魔似的喜欢上了写作文。

小学毕业后,我上初中了,没想到郑老师也被调到中学任教,依然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非常高兴,因为老师可以继续教我写作了,那时我已深深的爱上写作文了。暑假,我把假期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好几篇文章拿给郑老师看,老师不厌其烦的每篇帮我修改和提意见,直到满意为止。在学校,老师每个星期都加班加点自己刻蜡版,把学生好作文刻在蜡版上,并加以评点,印成小报,在初中各年级发送,以提高学生写作文的积极性。那时,我虽然是初一年级的,但由于作文经常在郑老师刻的蜡版报上发表,也经常被郑老师拿到他任教的初二年级当范文,所以在学校同学们都认为我会写作文。上初二时,我转学到附近的农场中学就读,但是周六和周日我仍然到和庆中学找郑老师辅导我写作文。

初中毕业后,我由于偏科,没有考上高中。但是在劳动中,我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我把生活中、劳动中的喜怒哀乐写成一篇篇稿子,拿到和庆中学给老师看,要求他继续指导我写作。老师开始有些为难,他认为我写得水平已超过了初中生的水平,他要继续教我,已经很难再提高了。但是,在我再三请求下,他还是答应了。他把我写在劳动中写得几篇作品仔细看过后,挑出一篇《打石场上的笑声》指导我修改,鼓励我向《海南日报》投稿。我有些犹豫,老师就亲自来找报纸找出地址帮我邮寄。没想到作品寄出不久,竟然被《海南日报》发表了。记得那是1983年的春节前夕,我和父亲到和庆中学附近邮电所取我订的报纸,我翻开副刊,竟然看到我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文章再看看名字,揉揉眼睛再看,当确信是自己的文章和名字后,我飞奔到老师家,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他。老师也兴奋不已,他说他的辛劳没有白费,一个初中老师教出我这个初中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投稿竟然命中了,他高兴得象孩子似的,见人就说。从那时起,我对写作更加爱不释手了,经过老师的指导和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我的写作逐渐成熟起来,观察和提炼生活的能力也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成熟和深沉。之后,我的作品陆续在《海南日报》及其他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可。2005年,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与郑司合著,由中闻国联出版社出版了集子《失落了那片叶子》并加入了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行列。

我的成长倾注了我的恩师郑可雄老师的许多心血,是他的甘为人梯和无私奉献的结果。老师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广东的省报上发表过作品,但是他为了培养学生写作,宁愿放弃自己写作和发表的机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研究如何培养学生成才。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用自己的无私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了无数写作的学生。

最近,老师想要出一本集子,让我写一篇文章,我迟迟没有动笔,我选不准从哪个角度来写老师,生怕自己的拙笨写不出老师为我付出的心血,愧对了老师的敬业精神。我写了,老师,这回我下决心写了,我用您教我的真诚和诚实来写您,没有拔高您,只是把一些抹不掉的记忆依然用朴实的语言写出来,我希望我的简单质朴依然能得到您的赏识。

几天后,老师走了,虽然这是我意料中事,但依然觉得很突然。老师安葬那天,我去送行,跪在老师的面前,我泪如雨下,因为我再也见不着老师了。

[岁月山河]

走近英雄黎定琦

■ 宾国

木棉花盛开的日子里,我以一个退休警察的身份到昌江县公安局访问了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黎定琦。

黎定琦低瘦的个子,戴着厚厚的眼镜,站在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前,远远地伸出手来欢迎我们。

我大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黎定琦的手,“身体好吗?”“很好”他一边带着我们上楼一边回答。旁边的同志跟上来说“他还在第一线工作呢,你看他上楼的步伐多么有力,哪里像眼睛半瞎的人呢?”

跟着黎定琦走进二楼的办公室。一杯“老爸茶”,一支椰树牌香烟,我们开始长谈,眼前展现了一幅英雄的画卷。

昌江县有一个霸王岭,山清水秀,森林茂密,是著名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1999年的5月,虽然这里满山遍野繁花似锦,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但是匆匆走在盘山公路上的人们,却没有赏花观景的轻松和安逸,因为这里常有一伙蒙面持枪的歹徒拦路抢劫。他们胆大妄为,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劫掠行人的现金、手机、BB机,连村民狩猎的山猪和购买的粮食也不放过,甚至穷凶极恶地伤害无辜。

县公安局决定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进驻霸王岭。几个月过去了,由于劫匪藏匿深山,出没无常,又是蒙面装扮,受害群众无法提供侦查线索,侦破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一度陷入困境。时任法医的黎定琦主动向局领导请缨,决定化装侦查,引蛇出洞,捕获现行。那段日子里他带一名队员,驾驶一辆破旧的摩托来往行驶在劫匪出没的危险路段。9月30日下午2时许,黎定琦驾车来到王下公路40公里处时,两名匪徒突然从山林里跳出来,从前方挡住去路,手持火药枪指向黎定琦,又有三个匪徒手持火药枪和砍刀,从后方草丛中冲过来,形成对黎定琦前后夹击之势,疯狂地叫喊着:“停车,拿钱来!”黎定琦沉着地停下车来,佯装掏钱把钱夹伸进口袋里拔枪,就在此时,歹徒发现了黎定琦腹部的防弹衣,迅速将枪口指向黎定琦头部,当黎定琦拔出手枪时,匪徒抢先开枪了,一团铁砂散射中黎定琦头部和上胸部。黎定琦身子猛地一颤,只觉得眼前一片红光,鲜血涌出眼眶,然而,他忍着巨大的疼痛,奇迹般地跳下摩托,枪口对着匪徒连扣扳机,当场击中了一名匪徒,当他正要追赶逃跑的其余匪徒时,终于因伤势过重昏厥过去。

昌江县公安局顺着被击中的匪徒这条线索乘胜追击,终于摧毁了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江湖帮”。从此,霸王岭恢复了寂静和安宁,老百姓再也不怕走山路、夜路了。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七八岁的娃儿,无不为之感动,纷纷在传诵人民警察为民除害的英勇事迹,交口称赞着一个普通警察的光辉名字——黎定琦。王下村的群众过去深受匪害,如今听说黎定琦正在抢救,老爷爷拿出卖山货赚来的几十元,小孩子拿出买糖果的几元钱,全村老少凑了三千多元送到医院,央求院长一定要保住黎定琦的命。他们高喊,我们需要这样的警察!

二

群众关心黎定琦,中央领导关心黎定琦,全国的警察关心黎定琦。黎定琦先后在海口、广州、北京多次接受高水平医院的治疗,但由于伤势过重,体内残留的十几颗弹丸无法取出,眼睛仅保住了零点零二的视力,落下了二级伤残。

又是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黎定琦满载荣誉回到了单位。黎定琦回到单位就要求重返岗位,继续在刑侦侦查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法医特长作用。黎定琦诚恳地说:“我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大觉,我要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这才是英雄。”黎定琦谢绝了组织的照顾,回到了心

爱的刑侦大队。为了尽快的适应工作,自己摸索着走路,不让人搀扶。从家里下楼是38个台阶,黎定琦默默的记在心里;为了记住新认识的人,他练就了特殊的本领,做到了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为了看清物体,他配上了眼镜,还随身携带一个高倍放大镜。黎定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强忍眼睛里的铁粒带来的大脑眩晕和脑部铁沙弹不时引发的阵痛,终于,又在自己热爱的刑侦岗位上取得了新的成绩,谱写了新的篇章。

黎定琦已经给了我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刑警。从当刑警的那一天起,我们便和艰苦、劳累、艰险结下了不解之缘。

黎定琦本来是学医的,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可他偏爱上法医这个职业。在有些地方和死人打交道是不许进正房吃饭的,人人见你都会躲得远远的,连洗手也不让你进院落,手都不会给你握。朋友们也劝阻他:

“法医和刑警是连在一起的,搞刑警整天和罪犯打交道,当法医又得和死尸打交道,苦里脏里不说,还有生命危险,你不怕吗?”当年的公安局局长这样问道。“不怕,害怕就不当刑警了。”二十多年前的黎定琦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二十多年来,他用实际行动锤炼了一个公安战士忠诚无私勇敢坚强的英雄品格,实践了二十多年前并非大话的诺言。也就是说,在1999年那场枪战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去考虑记者们提出的那么多问题,他的选择只能是不怕牺牲、勇敢拼搏,去争取胜利。

我虽然也算英勇,却总是侥幸。假如我曾负伤,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英雄,只是知道眼前的英雄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木棉花开红似火,人们讴歌它赞美它,称它是英雄花,那是因为它的奉献。今天我站在昌化城头,真诚地讴歌赞美的是,霸王岭上、昌化江畔永不凋谢的英雄花——人民警察黎定琦。

法,抓住罪犯,突破案件,在现场呆了几个小时,身上的汗味都发臭了,赶紧回家冲个干净澡。”说到这里他无声地笑了笑。“一案发就来了精神,枪一响就上劲,当刑警的不都是这个样吗?听说你面对歹徒总是身先士卒,指挥过不少枪杀案的侦破,你又是怎样想的?”

想不到他会如此反问我,而且是十分真诚的请教。我点了一只丢不掉恶习的香烟,往事如烟,我们彼此陷入了沉思。

其实,黎定琦已经给了我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刑警。从当刑警的那一天起,我们便和艰苦、劳累、艰险结下了不解之缘。

黎定琦本来是学医的,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可他偏爱上法医这个职业。在有些地方和死人打交道是不许进正房吃饭的,人人见你都会躲得远远的,连洗手也不让你进院落,手都不会给你握。朋友们也劝阻他:

“法医和刑警是连在一起的,搞刑警整天和罪犯打交道,当法医又得和死尸打交道,苦里脏里不说,还有生命危险,你不怕吗?”当年的公安局局长这样问道。“不怕,害怕就不当刑警了。”二十多年前的黎定琦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二十多年来,他用实际行动锤炼了一个公安战士忠诚无私勇敢坚强的英雄品格,实践了二十多年前并非大话的诺言。也就是说,在1999年那场枪战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去考虑记者们提出的那么多问题,他的选择只能是不怕牺牲、勇敢拼搏,去争取胜利。

我虽然也算英勇,却总是侥幸。假如我曾负伤,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为英雄,只是知道眼前的英雄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木棉花开红似火,人们讴歌它赞美它,称它是英雄花,那是因为它的奉献。今天我站在昌化城头,真诚地讴歌赞美的是,霸王岭上、昌化江畔永不凋谢的英雄花——人民警察黎定琦。

[海天片羽]

京排垂钓

■ 唐 崑

从白沙县城往东北方向几公里,便是松涛水库,水库上游有一处水域名为“京排”,这名称得来,为何意,没人在意,也没人探究,人们关心的是那是一个垂钓的好去处。

垂钓,我是外行,更谈不上爱好。近来,在朋友的影响下,偶尔也参加这样的活动。

小时,也垂钓过,那是童年的一种玩法,那时垂钓的装备是自制的,钓竿是竹竿,勾是大头针扭弯而成,线是缝衣那种。那时,河里的鱼多,垂钓的人多,即使装备简陋,也能满载而归。如今,朋友们都埋怨,现在的鱼先进了,反而钓得的鱼更少了。

每到双休日,朋友们都有事无事邀我垂钓,我总是提不起兴趣。可这回不知怎的,朋友兴致勃勃打来电话,说要带我去一处好地方垂钓,那就是京排水域,说船已备好了。京排水域这个地方经常听人提起,但我没去过,因此,我欣然答应。

朋友们都是垂钓的“发烧友”,钓具齐全且先进,为不让朋友们小看,我特到钓具专卖店买了一支竿,一些钩勾和一些丝线之类。

次日早晨,我们花了10多元钱租了一辆“三脚猫”(当地人都把三轮农用车叫“三脚猫”),五六人挤成一团,摇摇摆摆十多分钟的路程,到了码头,说是码头,其实,没码头的模样,浅水的水面上停靠着几艘小机器船。朋友引我们上了其中的一艘,船主非常高兴,一一与我们握手,便招呼我们坐好,之后,到了船后,摇响了发动机,小船便“嗒、嗒、嗒”地往前驶去。

船主是附近这一水域的一个黎寨人,以水运为生,一天来回几趟,对这里的水况很熟。他告诉我们,其实这都是松涛水库,只不过这里是上游罢了。他还说,要说松涛上游最美在哪,恐怕是正要去的京排水域了。

近一个小时后,船驶入一片开阔的水域,水域附近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小岛,湖中有岛,岛上皆绿。岸岛四周,水面清澈,水草丰美,百鸟翔集,风光如画。

船主把船停靠其中的一个绿荫浓郁的小岛,招呼我们上岸,之后,他的手往前划了一个弧,说这一带就是京排水域了。

可以看出,朋友们都是这里的常客,不然为何这么熟路,一上岸就找到了各垂钓位置。我随意选取一处阴凉处,拉开钓竿,勾好诱饵,便悠哉悠哉地坐了起来,等待鱼的上钩。

朋友们都是垂钓的高手,一根烟的光景,个个的脸都挂满了丰收的喜悦,可我那浮在水面上的漂纹丝纹不动,任我不停地变换诱饵,还是不济于事。

旁边一朋友笑我不知垂钓的技法,于是给我讲起了垂钓的知识来。他说,选择钓点很重要,一要找下风尾和静水交界处,二要懂得观察鱼星。

另一位朋友走近我说,垂钓看似简单,其实最能磨练意志,要有耐心,不可以三心二意,要静观其变。只要有耐心,就可以获取你想要的猎物。佛陀说:“制心一处,事无办。”朋友对佛法还有些领悟。

看来,两朋友对垂钓的看法不一,前者讲究的是条件,而后者注重的却是耐心。无论朋友们的说法如何,那就当一回姜太公吧,愿者上钩吧。

于是,又持竿而坐。《楞严经》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我不信佛,但被这佛理打动。我想,垂钓,不仅仅是为鱼,重要的是一种心境吧。

于是,放飞心灵,拥抱大自然,呼吸那花香的气息,沐浴阳光,欣赏鸟儿的欢叫,听着欢畅的蛙鸣。物我两忘,钓的是这么一处风景如画的水域,钓的是这千年一回,钓的而非鱼也。

[诗页]

金星星……(散文诗)

■ 黄照良

他有追寻神鹿的传说
宝岛才追荡起风雅颂的春风

柔的伟岸

云儿柔绵绵柔绵绵
柔绵之碰撞却产生
震天动地的雷爆
穿透宇宙的闪电

云儿柔软软柔软软
柔软之交汇却滋荡
雨水甘露润泽坤乾
绿肥红艳盎然人间

云儿柔情荡天
落地为波澜
行空万里大爱无边
坐地无疆恩恩尽善

热烈吧 柔的力量
敬仰吧 柔的伟岸

诗与鹿(外一首)

■ 李盛华

他灵顶飞驰着热带暴雨
去追逐一只美丽的水鹿
鹿回头变成妙曼少女
教他歌唱海南岛的谣曲

他把这个动情的故事
告诉岛上所有的诗人
诗人们在阳光沙滩上疾呼
诗人们在椰林海涛里追逐
再也没有看见美丽的水鹿
再也没有遇见鹿回头变成的少女
却找到了劳动的诗篇
热情的歌舞
却找到了诗中的神鹿
诗中的少女
诗中的女巫

热闹非凡,她们在伴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节奏,投入的扭动着肢体,直至大汗淋漓。

而我愈近而立之年,虽生活依旧简简单单,工作仍然忙忙碌碌,行囊里的东西不再增多,但也能面对。春节得闲,我独自去海边走走,看见了很多年青的情人、幸福的家人和孤独的老人,他们和我一样伫立沙滩,凝视着眼前的大海,他们的眼神或充满甜蜜期许,或深邃孤独,脚下的海潮很大,浪头在不断拥挤着沙滩。或许是带着凉意的海风不断催促,我记忆的闸门徐徐打开:那个在闷热的船舱里搬着蛇皮袋准备登岛的少年,那个对大海说不清的实习学员,那个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消瘦青年,从我面前像海水般席卷了自己的生活。

写到这里,想起了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唯物论者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但我更愿意以魂化育脊梁来缅怀它。它是祖国英灵聚魂物化的擎天丰碑。正如法国先贤祠门前所书写的:伟大人物,祖国感恩。

而我愈近而立之年,虽生活依旧简简单单,工作仍然忙忙碌碌,行囊里的东西不再增多,但也能面对。春节得闲,我独自去海边走走,看见了很多年青的情人、幸福的家人和孤独的老人,他们和我一样伫立沙滩,凝视着眼前的大海,他们的眼神或充满甜蜜期许,或深邃孤独,脚下的海潮很大,浪头在不断拥挤着沙滩。或许是带着凉意的海风不断催促,我记忆的闸门徐徐打开:那个在闷热的船舱里搬着蛇皮袋准备登岛的少年,那个对大海说不清的实习学员,那个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消瘦青年,从我面前像海水般席卷了自己的生活。

一道海峡轻易的划分了人生种种,像掌纹般蜿蜒的海岸线有着说不清的祸福兮。

面对大海,海检验着每个生命的经历和体验,平静地测量着他们生命的厚度。面朝人生,可以只选择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也可以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只要一切能够来得从容坦然,其他随它去吧!这也是一种最坚忍的生存,同时也是看海时最美好的表情与姿态,毕竟所有人的奔波劳苦,终需慰藉。

面对大海,海检验着每个生命的经历和体验,平静地测量着他们生命的厚度。面朝人生,可以只选择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也可以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只要一切能够来得从容坦然,其他随它去吧!这也是一种最坚忍的生存,同时也是看海时最美好的表情与姿态,毕竟所有人的奔波劳苦,终需慰藉。

啊,你是五指山,万泉河孕育的宝贝的精灵,是椰风海韵的丽海阳光的撒播,你永远是春天的宝岛的一颗新星,是勤劳与智慧凝固而成的金黄色的汗珠,是真正令人向往的福山福地。

每当春节来临的幸福的日子里,你正值上市的旺季,给千家万户送去与你名字一样的祝福,让“福临送福,福到平安”的广告词响彻大江南北……

每当品尝出皮薄多汁,渣少香甜的爽口时,才知道它饱含防皱美容的富硒,让健康与美丽诠释它最美的真谛……

啊,你是五指山